



# 庄 园

〔美〕艾萨克·巴什维斯·辛 格 著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 庄 园

〔美〕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著

陈 冠 商 译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 庄 园

〔美〕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著

陈冠商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2插页 330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

书号 10099·1476 定价 1.25元

# 第一部



## 第一章

### —

在一八六三年起义失败之后，许多波兰贵族都被绞死了，其余的——弗拉迪斯拉夫·雅姆波尔斯基伯爵也在其中——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沙皇的士兵们押着这个上了镣铐的伯爵穿过雅姆波尔的街道，这个市镇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虽然同起义者有任何干系是危险的，可是神甫却出来举行告别祝福，他穿着法衣，握着钉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农民们摘下了帽子；女人们哭泣着。

当伯爵经过这城镇郊外的棚户区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犹太人最近刚在那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聚居区，本地人把这地方叫作沙滩。因为雅姆波尔仍旧在教会的管辖之下，犹太人是不能住在城里的，并且还得付通行税才能取得进城的特权。

沙滩的居民们对这个贵族囚犯的举止感到惊讶。伯爵的白头发和小胡子迎风吹着，步子轻快，脸色通红，毛皮外套的钮扣解开着，帽子戴得很潇洒，他那种毫不在乎的样子仿佛是要去赴一个宴会。

几个星期以后，镇里读公告的人打鼓把雅姆波尔人都召集起来，宣读了一项从圣彼得堡来的法令。这项帝国法令宣告完全没收雅姆波尔斯基伯爵的产业，已经分给他以前的农奴的土地除外。伯爵夫人玛利娅·雅姆波尔斯卡被勒令在六个月之内从这祖先的庄园搬出去。后来终于知道沙皇亚力山大把伯爵的财产赐给了一个公爵，他是沙皇的一个将军。

犹太人都耸耸肩膀：非犹太教徒就是这样，强权即公理。卡尔门·杰柯贝是一个有点儿地位的犹太人，他做麦子买卖，也同这庄园做生意。他从村子里办公事的人们那里问到了雅姆波尔斯基庄园新领主的名字。他付给写文书的人十八个格罗斯青<sup>①</sup>，口述了一封信给住在圣彼得堡的公爵，信中说：有鉴于他卡尔门·杰柯贝是一个可靠的、虔诚的人，也是犹太人居住区的区长，他恭敬地斗胆恳求公爵阁下准许他租借这所庄园和它的附属地。卡尔门在结束的时候表示愿意每年贡奉大量的租金。

好一阵子没有得到圣彼得堡的回音。然后，有一天这个公爵没有宣布就到了雅姆波尔。他在庄园里安顿下来，派了一个哥萨克来带杰柯贝去见他。这个哥萨克骑了一匹没有马鞍的小马，戴了一顶圆筒形的帽子，只佩一只单独耳环，拿着一根皮带代替鞭子。他骑马缓缓地小跑着，在前面领路，而卡尔门跟在后面走着。沙滩的居民们几乎惊惶起来了。他们害怕犹太区受到诬告，等待着惩罚、灾祸和杀戮。卡尔门的妻子齐尔达带着孩子们护送了卡尔门一段路程，她嚎啕大哭，好象他已经死了似的。谣传庄园的院子里已经树立了一

---

① 一种小银币，一八七六年以后不用。

具绞刑架；卡尔门将因为同反叛者做生意而受惩罚。

当卡尔门走进庄园的大厅看到新主人的时候，他就拜倒在地吻他的发亮的长靴并恳求宽恕。公爵年纪很轻，头发卷曲；两边的连鬓胡子密密麻麻。他穿着便服。他命令卡尔门站起身来。卡尔门会讲一些俄语，回答了公爵的许多问话，第二天他带着租借庄园的契约回家了。不久之后公爵离开了，委托卡尔门·杰柯贝来掌管雅姆波尔斯基产业。

卡尔门·杰柯贝的第一步是很有见识的。他通知伯爵夫人玛利娅可以一直在这庄园里住下去。此外，他将为她的四轮大马车提供马匹并为她一家人提供奶牛。他也答应保证供应她小麦、大麦、土豆、麦片和别的产品。然后卡尔门同总管家和管理员达成了协议，尽管大家知道这些人都是酒鬼和小偷。然而，雅姆波尔的农民怨恨这个非基督教徒的犹太人，他代表异族的压迫者在波兰土地上作威作福。但至少他不摆架子。波兰已经战斗过而再一次失败了。波兰的最优秀的子孙现在正被赶到阴沉的冰天雪地的冻土带去了，一八三一年起义的幸存者还在那个地方受着苦难呢。在此期间谁来统治有什么关系呢？

卡尔门·杰柯贝搬进了原先是庄园铁匠住的一间小屋里。在门柱上把美朱札<sup>①</sup>钉牢之后，他把所有他的家用财物都搬了进来：两只餐具柜，一只放肉类，另一只放奶制品；犹太逾越节用的盘子；日用的陶器；衣橱，床，长凳。卡尔

---

<sup>①</sup> 美朱札是写《圣经》的一幅羊皮纸。信奉正教的犹太人在羊皮纸上记载申命记中第六章第四节至第九节及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至第二十一节两段，另一面则写上帝Shaddai之名。这幅羊皮纸卷置匣中，挂在门柱上面，作为犹太人的标记并提示对上帝的笃信。



门还有一只栎木箱子，用牛皮做面子，周围并用黄铜条加固，他用这只箱子藏钱，藏别人抵押给他的物品，和他的银烛台。因为上帝没有赐福齐尔达生一个男孩子，卡尔门只得为他们的四个女儿预备嫁妆了。

不久就显而易见卡尔门的新的冒险行动是很幸运的。当年就获得了丰收。在农奴解放之后，雅姆波尔斯基伯爵的土地有许多都分配给农民了，农民们现在可以在庄园牧场上放牧他们的牲口。也可以在伯爵的树林里伐取木材了。可是，在个体经济的小块土地上干活的人手太多了。这些农民在昨天还是被鞭子抽着要他们出力的奴隶；而现在卡尔门·杰柯贝却用现金偿付他们的活儿并且不要他们吻他的手。他请教老农什么地方种季节性的庄稼，什么地方种土豆，甜菜，卷心菜。他从邻近的贵族那里听说有代替连枷打谷用的新的脱粒机。他安装了一台给牲畜喂饲料用的切草机。他在雅姆波尔开设了一家酒店和一家杂货店，人们在这里可以买到布料，方头巾，围巾，毛皮，皮革，装饰品，长柄平底铁锅，腌鲱鱼，润滑油，以及长柄大镰刀，镰刀，锄头，锯子，锉刀，钉子。在卡尔门的店里买东西或者在他的酒店里喝酒的农民得到打折扣优待。有些人用卡尔门的私人货币——用意第绪文印制并盖有他的签名印记的纸条——付账。他允许那些有信用的人赊欠，他收购亚麻，牛仔，公牛，蜂蜜，兽皮，以及其他剩余产品，出价比市场价格高，他把这些货物运到华沙去。

卡尔门在雅姆波尔开店是非法的，但是俄国官员只当看不见。犹太人的进城税被废止了。雅姆波尔同其他波兰城镇一样都不是纯粹波兰人住的了。凡是波兰人定居的地方，犹

太人也一定跟着来。从沙滩来的其余犹太人在雅姆波尔市场之内和它周围开始取得地基。犹太制革匠、补鞋匠、制桶匠、成衣匠都开设了作坊。波兰的货物现在可以自由地运进俄罗斯去了。只有在安息日<sup>①</sup>雅姆波尔的犹太人才凑足一个米扬<sup>②</sup>，也就是说法定人数（十个人），在私人家里集体祈祷；但是一座犹太教堂也正在打算筹建之中。一块墓地也是需要的，因为犹太人死后仍然必须运到斯卡雪夫镇去，那里的埋葬团体收费很昂贵。

卡尔门·杰柯贝飞快地走起运来。虽然还不到四十，他已经很有钱了。他决不是一个大学者，只能勉强弄懂犹太教法典的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然而，他因他的虔诚、正直和精明而受人尊敬。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宽肩膀，背脊挺直，一双象农民一样起老茧的手。他有一把乌黑的大胡子，前额狭窄，一对粗而浓的眉毛长在大鼻子上面，公牛般厚实的脖子。然而他的一双黑眼睛很有精神而且和善。同所有虔诚的犹太人一样，他头发剪得短而两面蓄着两绺长的边发；他的头颈、耳朵和鼻孔都丛生着毛发。每逢大节日，他以洪亮的声音领着教徒们做午后的祈祷。在平时每天一露曙光他就祈祷。他的早饭是面包，鲱鱼和家制乳酪，接着是很长的喝一口水。

虽然卡尔门在事业上采用现代的方法，但他决不愿意让他家里沾染流行的风尚。他禁止齐尔达用茶或咖啡，他房内夜里只点单独一支蜡烛，或者在一碟油里点一根灯芯。他的

---

① 犹太教徒的安息日（即主日）是星期六，基督教徒是星期日。

② 米扬是犹太教在公共礼拜时约定员或必需的人数。

穿着象其他犹太商人一样，戴一顶高顶的帽子，穿一件垂到足踝的有腰带的长袖长袍。他的裤子用一根绳子系住。

齐尔达出身于克拉希涅克上流社会的家庭，她渴望门上装铜的球形捏手，雕刻的木床，座位是藤编的椅子，和其他标志富裕的东西。她很想看到厨房墙上挂着铜的平底锅和盆子。但是卡尔门坚持认为这种奢侈品开始仅仅作为装饰品，不久就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了。要是一旦买不起这种东西的话，债台就会高筑，直到你破产为止。

雅姆波尔镇里镇外的女人都羡慕齐尔达。但是她本人很不满意。她的父亲雷勃<sup>①</sup> 尤里·约瑟夫做过犹太法律学家，她的家族以出过一些有学问的人而著名。她的丈夫尽管很有钱，但不文雅。他的力气很大使他显得笨手笨脚，他一点不懂得怎样来对待象她这样娇嫩的女人。找医生看病他是很吝啬的。他不相信她总是能满足他的肉欲要求的。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不断吵架，甚至谈到离婚。但卡尔门不是一个肯轻易放弃一个女人的男子。

齐尔达经常生病；要养大孩子真很困难。但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她现在有了帮手。

女儿们都帮着做家务，特别是大女儿约雪贝德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齐尔达也有一个女仆法吉尔和一个杂差杰茨。夏天，她现在可以坐在草坪上的一把椅子上，有人给她搬脚凳来，而她则读着意第绪<sup>②</sup>文的宗教经典。

齐尔达是憔悴的，尖下巴，瘦瘦的红鼻子，她的双眼模糊，眼睛下面眼皮悬垂。她未老先衰。当她看书的时候，她

① 雷勃是意第绪语（犹太人的国际语），表示尊称，如“先生”或“阁下。”

② 意第绪语文又译依地语，是一种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的帽子一直摆动着，她不停地拂掉把她帽子上装饰的假花错当成真花的蜜蜂。虽则她感谢上帝的恩惠，齐尔达却不习惯于处身在这田野之中，在这无处可去的地方。这里没有女人做礼拜的地方，没有肉店，没有可以让邻居聚集随便聊天的门廊。溪水潺潺地流动，树木沙沙作响，母牛哞哞地叫，牧羊人在篝火上烤土豆，唱着下流的歌。

齐尔达考虑着她的女儿们：她们已经应该有年龄相仿的朋友了；她们应该结婚了——她要在家里有研究多拉经<sup>①</sup>的女婿。她渴望着外孙。人们自己生孩子是很痛苦的，但是生孙子和外孙却是纯粹的得益了。上帝保佑，有一天她会做丈母娘和外婆的。

## 二

与卡尔门的家产相毗连的产业属于一个名叫扬·巴夫洛夫斯基的贵族。在农奴解放之前，他拥有三百名农奴。他是一个鳏夫，单独地生活。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紧闭着百叶窗，用一根麦秆吸桌子上饮料瓶中的白兰地，并且无休无止地玩着单人纸牌戏。

巴夫洛夫斯基年轻时卷进了几件诉讼案，这些官司他都输掉了。他娶过一个有名的美女，她还年轻的时候死于肺结核病。农奴制的废除给巴夫洛夫斯基只留下五十英亩耕地，一座树林，和一座据说蕴藏有石灰石的小山。巴夫洛夫斯基派遣他的管家克罗尔来向卡尔门提出建议要把这座山卖给他。卡尔门回答这小山对他没有用。他不过是一个租借

---

<sup>①</sup> 多拉经是犹太教的全部经文。

人，嵌在两个陌生人的产业之间的一座土堆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巴夫洛夫斯基负着债，急于要钱，强求卡尔门买下。经过很大的讨价还价，卡尔门用一小笔金额买下了这座山。

结果是卡尔门意外地得到了一座宝库，因为这座山原来是由最优质的石灰石所构成。卡尔门雇了一些工人和一个专家来进行采掘。造了一座窑，采掘出来的石灰经过烧硬焙干，然后运到雅姆波尔去。炉子日日夜夜燃烧着。烟囱里缭绕上升的烟是含硫的“黄烟”，它不时地喷出红色火焰来，它使卡尔门想起了沙达姆<sup>①</sup>和格摩拉<sup>②</sup>来。犹太人都深信，如果这火继续燃烧七年，它一定会烧出一条火蛇来。

农民们都抱怨这个犹太人弄脏了波兰农村，污染了空气，但是当局不理睬他们。波兰在起义之后充满了活力，仿佛在长眠之后醒过来似的。工场兴起，矿藏采掘，森林伐木，铁路修造。波兰的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刷子，细筛，羊皮外套，玻璃制品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了。当犹太人被准许自由地居住在各个城市里的时候，这个国家立刻发展起来了。

据说，卡尔门曾得到一个圣人的祝福。建筑的繁荣正在兴起，他的石灰矿赚得了巨大的利润。许许多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依此为生。卡尔门买了马匹和运货马车并且造一间铁匠工场。仿佛这一切还不够似的，俄国政府决定造一条铁

---

① 沙达姆是现今死海边上的一座城名。《圣经》中说该城居民罪恶深重，故降天火把它烧尽。现喻为罪恶之地。

② 格摩拉是与沙达姆邻近的一座城名。它也因罪恶而灭亡。详见创世纪第十八章至第十九章。现喻为罪恶城市。

路通过雅姆波尔。这个合同归华沙的工商业巨头华仑贝格所得，他是皈依天主教的一个犹太人。因为钢轨需要枕木，卡尔门叫他的一个书记给他写封信给华仑贝格，表示愿意比别人更低的价格供应枕木。华仑贝格请卡尔门到华沙去商议这件事。

在他动身的那天早上，卡尔门刷好胡子，穿上安息日穿的宽大上衣，擦亮靴子，然后上了他的马车。杰茨坐在驾马车的位子上。卡尔门从窗口探出身子来向齐尔达和四个姑娘告别。

“一路平安！”齐尔达喊道，同时突然哭了起来。这样多的好运气使她开始惊慌起来。她害怕恶眼<sup>①</sup>，从她所读过的圣书上看来，她知道财富可能招来灾难。她宁愿住在贫民院中也不愿意让她任何一个孩子受到最轻微的伤害，那怕弄碎指甲也不愿意。

女仆法吉尔拿了一只鸡出来给杰茨。她把这只鸡烤熟了包在卷心菜叶子里。他坐在驾车的位子上，戴一顶尖顶的皮帽子，穿一双高统的靴子。他的一小簇黄胡子已经修剪过了。他的上唇长着小胡髭。他的一双眼睛水汪汪，眉毛黄褐色，鼻子的形状象只山羊的角。他亲昵地对法吉尔挥舞着鞭子。

“规矩点！”法吉尔规劝他。

卡尔门的女儿约雪贝德象她母亲一样白皙，同样的狭长脸，尖下巴，凸出的鼻子，雀斑一直生到脖子上。虽然已经十八岁了，她还没有订婚。卡尔门一直专心致志于做生意，忘掉了给她找一个丈夫。这是他在华沙打算办的又一件事。

---

<sup>①</sup> 按古时迷信说法，因妒嫉心和固执心而产生恶眼，这种恶眼一看即可加害于人云云。

她的妹妹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年轻的老处女”。约雪贝德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富翁的女儿。她仍然穿着邋遢的衣服，家务繁重，还要照顾三个妹妹。平时每天晚上她帮助女仆法吉尔拔家禽的毛。在安息日的下午，当吃过巧仑特<sup>①</sup>正餐之后，她在母亲身旁读意第绪文本的基督教《旧约全书》的开头五卷。一个算命的人曾经告诉约雪贝德，说她会早死，她从来没有忘掉这话。现在，同她母亲一起站在后面，她也喊道，“一路平安！”并用围裙轻轻地抹去一滴眼泪。

谢英德尔小一岁，外号“吉普赛人”，她站在马车的踏步上，同她父亲拥抱接吻。她有一对闪闪发光的黑眼睛，乌黑发亮的头发和一张黑黝黝的脸容。她比她姊姊矮，臀部肥大，胸部丰满。她喜爱服饰上的珠宝，耳环，手镯，和插在头发上的花朵。既然她父亲成了富翁，谢英德尔开了一张单子，要他把这些东西从华沙带回给她：一条项链，有扣形装饰品的鞋子，头发带子，刺绣用的网形粗布和刺绣的线，香皂。卡尔门答应了她所要的每一件东西。这个女儿以她的生气蓬勃、轻松活泼而使他的生活得到欢乐；她对他特别关怀仿佛他是最喜爱的叔叔，而不是她的父亲。她把单子读完之后，又补充道，一面对他使着眼色，“可别忘了——一位漂亮的新郎！”

米列爱姆·列巴十五岁，已经比约雪贝德高出半个头了。她的淡黄色头发编成两条辫子，身材苗条，眼睛碧蓝，头颈优美，鼻子笔直，她看起来不象个犹太人。一个有钱人家小姐的举止方式好象她自然而然就有的。她想望时髦的衣

---

① 巧仑特是犹太人在安息日吃的一道菜，用文火烧肉和蔬菜。

裳，读波兰文的书。她家里甚至还从雅姆波尔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来教育她。她不愿同她姊妹住在一个卧室里，宁愿要一间小的顶楼房间作为她自己的卧室。米列爱姆·列巴走上前来，把一张她要从华沙带来的波兰文书本的单子交给她父亲，并吻了他的前额。她有一种淡漠而忧郁的神态，因为她正沉迷在一本波兰小说之中，这本小说讲一个伯爵夫人离开她的城堡同一个小提琴手私奔到巴黎去。

特西贝尔最小，八岁，留着小辫子，皮肤象谢英德尔一样的黑。一个虔诚的女人定期从雅姆波尔来教她祈祷和书法。特西贝尔心肠很软，她拒绝不了乞丐的乞求，每当有人到她家里来乞求，她就把她口袋里所有的钱统统掏了出去。她的父亲，母亲，姊姊，甚至农妇们总是吻她。特西贝尔请她父亲在华沙给她买一个娃娃和一本象她在雅姆波尔一个朋友家里所看到过的那样的袖珍祈祷书。

在去华沙的路上，卡尔门第一次认识到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旅馆老板围着他乱转；售货员追随在他后面。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农民称呼他“乡绅”，并向他脱帽。甚至连狗好象也对他望而生畏。正如《圣经》箴言书上所说：

“当一个人的行为取悦于上帝的话，甚至他的敌人也能同他和睦相处。”

华沙变化如此之大，卡尔门在起义之前来过，此后就没有来过，现在几乎认不出了。先前禁止犹太人住的街道现在有了许多犹太居民。城镇扩大了，建筑物互相拥挤着，商店里充满了人。卡尔门所住的旅馆院子里塞满了装货的四轮马车，杰茨几乎找不到系马的地方。木板的人行道到处在改铺石板，街沟在开深，新的街灯柱子正树立起来。越过维斯杜



拉河，在柏拉卡的郊外，天空中充满了工厂烟囱里放出来的袅袅的烟灰。

卡尔门向华仑贝格的办公室走去，华仑贝格矮而结实，头很大，连鬓的络腮胡子，鹰钩鼻，一双犹太人的黑眼睛。他穿一件黑色的茄克衫，有格子花的裤子，高硬领和阔领带。卡尔门递交了他的证书。他是一座庄园的租借人和石灰矿的所有人；他还有雅姆波尔行政长官出的一封证明他品德的信。卡尔门说的是农民说的波兰话，常常插进意第绪语。华仑贝格正象以前那俄罗斯公爵一样，对卡尔门有良好的印象。他请他抽支雪茄，经过详细的谈判之后，卡尔门取得了供应帝国铁路枕木的合同，也取得了一笔可观的预付款。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华仑贝格握了卡尔门的手并用意第绪语祝他幸运。

到了街上，卡尔门被一大群乞丐——聋哑者，跛子，驼背——所包围。他分发了布施物，他们都向他祝福。在一家可息<sup>①</sup>饭店里，他和杰茨吃了一顿城里饭：面汤，炸肉圆，苹果酱，有白兰地酒味的蛋饼。吃过饭，因为他急于赶路而路又不熟，卡尔门叫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马车在鹅卵石路上驰去，穿过不大愿意让路的行人。他们怎么不会撞倒真是天知道。搬运夫拖着各种各样的货物满街都是；女摊贩在人行道上蹲在她们的商品前面；大学生陪着漂亮的小姐到处闲逛。骑马的警察持着长矛在街上巡逻，提防着任何新的起义的迹象。

雷勃爱萃基尔·维纳是卡尔门心目中给约雪贝德说亲的

---

① 可息是按犹太教规供应清洁食物的饮食店。